

〔日〕陈舜臣著 廖为智译

中国历史是一枚古币，

正面是《资治通鉴》，反面就是《十八史略》

大汉王朝



李淵の胸にはそのような不満がわだかまっていた。じつは彼は隋の煬帝とはいとこにある。彼の母親は煬帝の母親（文帝の皇后）と姉妹であった。中国ではこのような関係を表兄弟と表現する。身内であるから信頼できる。高句麗遠征のときの兵站を担当したのは李淵であつた。親戚として信頼して、極秘の仕事をまかせたのだが、それは弱点を握られることでもある。隋の煬帝は、どうやら李淵にいさぎが疑いの目をむ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らしい。李淵は交際好きであった。このことが、煬帝に疑われる種でもあつたのだ。——地方の有力者と結んでいる。なにかをたくさん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　このような煬帝の疑惑は、李淵にも推察できた。痛くもない腹をさぐられるのは口惜しいが、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は、どうしよう

〔日〕陈舜臣著 廖为智译

# 大汉王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王朝 / (日) 陈舜臣著；廖为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  
(小说十八史略)

ISBN 978 - 7 - 80225 - 807 - 5

I. ①大… II. ①陈… ②廖…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4096 号

---

《Shousetsu Juuhashiriyaku [卷 2]》

© CHIN Shun Shin 1992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 01 - 2006 - 6663

---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大汉王朝 (小说十八史略)**

[日] 陈舜臣 著 廖为智 译

责任编辑 : 陶学钢

责任印制 : 韦 舰

封面设计 :  设计·郎特聪明  
yp2010@yahoo.com

---

出版发行 :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 谢 刚

社 址 :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 www. newstarpress. com

电 话 : 010 - 65270477

传 真 : 010 - 65270449

法律顾问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 010 - 65267400 service@ newstarpress. com

邮购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 刷 :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印 张 : 35.5

字 数 : 50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25 - 807 - 5

定 价 : 168.00 元 (全五册)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目 录

一	天下一统	襄门新	一十二
二	谋议复仇	周始燃火	二十二
三	铁球飞翔	周莫不天	三十 1
四	博浪沙始末	周辛始弑	四十 8
五	太公兵书	周班师大	五十 15
六	亡命之日	命乘于致休憩	六十 22
七	巨星陨落	周光射砾	七十 29
八	阴谋	武太山避	八十 35
九	鸿鹄之志	飞身于夫辞	武十 42
十	陈胜吴广	周阳射箭	十一 48
十一	真与伪	秦末造就举民	十二 54
十二	分裂	古玉丢弃	四十 75
十三	纷乱四起	令强归人	武十 81
十四	混沌之世	周豫清皇	六十 87
十五	兵力问答	周缺官司	七十 93
十六	战云密布	周辛乱昌	八十 100
十七	双雄出阵	春黄	武十 106
十八	西进之路	古灭角昌	一一 113
十九	动荡中的咸阳	知收印而不天	一一 120
二十	吉祥之地	周恭国占焚吴	二 127

二十一	鸿门宴	项羽	133
二十二	火烧咸阳		140
二十三	天下复乱	刘邦	146
二十四	楚汉争霸	项羽	152
二十五	大军师退场	项羽	159
二十六	项羽疲于奔命	刘邦	165
二十七	迎接决战	项羽	172
二十八	拔山之力	项羽	179
二十九	消失于乌江	项羽	186
三十	巅峰时期	项羽	192
三十一	韩信失势	项羽	199
三十二	匈奴抬头	项羽	206
三十三	勿做勉强之事	项羽	213
三十四	功臣连连亡	项羽	219
三十五	大风起兮	项羽	225
三十六	皇帝病倒	项羽	232
三十七	后宫残虐	项羽	238
三十八	吕后专权	项羽	245
三十九	黄昏	项羽	252
四十	吕氏灭亡	项羽	259
四十一	天下重归刘氏	项羽	266
四十二	吴楚七国之乱	项羽	272

四十三	爱憎之火	聊和豪祖	正	278
四十四	女人之争	升田平麻	大	284
四十五	女人的陷阱	事姑凶咎	日	290
四十六	武帝登场前夕	出出奉王	八	297
四十七	少年皇帝的雌伏	官司如君侯	武	304
四十八	皇后败退	蚕达		311
四十九	奴隶成为将军	壁布立皇	一	318
五十	新风气	当无则一	二	324
五十一	老将不死	林森屡再	三	330
五十二	射上岩石的箭	革又者鼠春	四十	336
五十三	时运不济	平丘平寒	正	342
五十四	憎恶之火	始大不天	六	349
五十五	倾国佳人	帝皇留血痕	日	356
五十六	二师将军征西	薄城空妻妻	八	362
五十七	蒙受污名	得登本日	此	368
五十八	生于异域	穴室入署		375
五十九	武帝年迈	财平个个帝皇	一	382
六十	哀情何其多	郊空口言	二	389
六十一	保全霍光体制	翻兴章主帝皇	三	396
六十二	废帝始末			403
六十三	谋杀皇后			410
六十四	庶民皇帝			417

六十五	所爱唯卿	火立鹤舞	三	424
六十六	和平时代	华夏人文	四	431
六十七	昭君的故事	相如的人文	五	438
六十八	王莽出仕	史记·卷之三	六	445
六十九	纷乱的后宫	对酒的帝王乐	七	452
七十	老套	重迎高皇	八	459
七十一	皇位在望	平新大业集	九	465
七十二	汉一度灭亡	子风流	一	471
七十三	再见绿林	说不醉	二	478
七十四	赤眉造反军	萧何与吕后	三	485
七十五	绿乎？红乎？	而不革面	三	492
七十六	天下大乱	火上浇油	四	499
七十七	遍地皆皇帝	人封国列	五	506
七十八	娶妻应如斯	西汉李陵和二	六	513
七十九	日本登场	暮香曼舞	七	520
八十	深入虎穴	知根于主	八	527
八十一	皇帝个个年幼	臣非奇货	九	534
八十二	后门之狼	送其研磨算	一	541
八十三	皇帝生意兴隆	博才长歌全貌	二	548
EOP		末部帝魏	二十六	
01A		乱世杀机	二十六	
01B		帝王归期	四十六	

## 一 天下一統

成为天下之主的秦王政——始皇帝，意图将天下人才据为已有。“宋子有一位击筑名手”的消息一传开，改名换姓的高渐离，便被请到始皇帝面前。

楚灭亡的翌年，燕和赵也相继被攻灭。亡国的燕赵，只残存着分别逃向辽东和代之地的亡命政权。秦此时已有余裕派兵至域外。燕王喜和赵王嘉皆被俘获。

未灭者只剩齐一国。

齐虽然是山东富强之国，但孤立后已无多大威力。王翦之子王贲，由燕南下攻打齐而擒获齐王建，使齐灭亡。至此，六国已悉数被灭。除了韩由内史腾攻灭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王贲父子所讨灭。秦王政根本用不着亲征。这是历史上未曾有过之事。

若仅就战乱局面观照，则无法真正了解这五百年历史。原本仅限于黄河中游流域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五百年当中，已扩及中国各地。由于政治体制赶不上扩张速度，因而呈现诸侯割据之形态。但“文明出自同一根源”之意识，已深植人们心中。

通过战争使中国统一，也是一种方式。只是，着实让人们吃了不少苦。

——动乱原因在于有实力者的割据。

一统天下的秦王有了此一想法。

——不能使诸侯存在于各地。

为了安顿统一后的天下，秦王有此想法是当然之事。

春秋时代以“公”为名的诸侯，进入战国时代后，公然以“王”自称。

——不许有“王”之存在！

秦王政推演自己的理论，得到了这个结果。

而这显然矛盾。

因为政本身就是秦国之“王”！

“‘王’这个称号有更改的必要，你们好好研究吧！”他对重臣们下了命令。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事实上之副丞相）冯劫、廷尉（兼最高法院院长及检察总长身份）李斯等人经过共同研究后，将所得结论上奏：

“五帝所支配的土地只有方千里（当时之一里约为四百公尺），而陛下已平定天下，因此，功绩远较五帝为大。据传，往昔有天皇、地皇、泰皇之称谓，其中泰皇尤为尊贵。臣等认为以‘泰皇’之称号代替‘王’，最为适宜。”

“泰皇……”

政呢喃着说出这个字眼。这不是新称号，往昔有人使用过。政想要的是从未用过、完全崭新的称号。

“把泰皇的‘泰’字去掉，留下‘皇’字，同时取五帝的‘帝’字，就定为‘皇帝’吧！”

皇帝——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名称，原来是此时创造出来的。那是政即位后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之事，他当时三十八岁。

“据说，太古时代有号却无谥。王者死后，依其生前事迹，定适当溢名追赠，是后来的做法。但这个做法甚为不妥，儿子评断父亲，臣属评定君主，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呢？因此，谥法非废止不可。从现在

起，以我为始皇帝，后代依序以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称呼，使我朝传到千万世之后吧！”

政如此宣言。

本书在以下部分就以“始皇帝”称呼他。

统一后的天下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由于这是公元前两百多年前之事，交通、通信尚不便，连担任实际行政业务的官僚都不知如何着手作业。

丞相王绾因而上奏，道：“燕、齐、楚等偏远之地，中央实在无从管理。尚请皇上立诸位皇子为王，以统治各地。”

关于这一点，《史记》有如下记载：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

也就是说，始皇帝将丞相“应将亲王册封各地以利统治”之提案，交给群臣研究。

于更改王号之际，“皇帝”这个称号虽然是他自己创造的，但在这之前，他也垂询过群臣的意见。

被视为极端专制独裁的始皇帝，并非任何事情都由自己决定，而是时时垂询群臣的意见。战事亦复相同，他几乎都交给将军们决定，自己从未亲征过。他之所以能成功地平定天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上。

关于在各地封王一事，重臣中赞成者居多，唯独廷尉李斯坚决反对：“周朝以一族册封各地，后来由于亲属意识变得淡薄，弄到彼此攻讦犹如仇敌的地步。册封功臣，情形与此相去无几。周朝建国功臣太公望受封齐之地，但齐为周朝做了什么？因此，亲王或功臣可以给予赏赐，却不可使之支配土地。”

听完众人见解后，始皇帝才下了结论：“李斯之言甚是。天下人民所以受罪，全是因为诸侯和诸王自立的结果。”

他不是在宫殿这个安逸环境中成长的帝王，而是以人质之子的身份在外国长大。父亲逃亡后，在无人庇护的情形之下，遭人白眼，并且尝

过不少苦。因此，他有市井小民的生活经验。民间痛苦，他是切实了解的。

秦遂取消将诸侯配置各地的封建制度，实施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由中央任命各地长官之郡县制度。

后来的中国，虽然有过封建制度复活之事，但迄今为止，再也没有如诸侯之大领主分立的现象。

虽然其间有过三国及南北朝时代的分裂，然而这只是一时的反常状态，甚至连当时的人都持着“天下终须一统”的认知，并且以此为建设国家的目标。

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度量衡单位也不同——这些东西因国而异是何等不方便之事，这一点，有流浪他国经验的始皇帝相当清楚。

举例言之，道路情形也是如此。

当时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主，因此，每一条马路上都有由车轮压过而成的轨迹。驾驭马车时，使车轮嵌入这个轨迹，就容易行走。

只是，马车车轴的轴辐各国不一。这是有原因的。

当时的战争，通常使用由数头马牵引的战车。而为了防止敌军入侵，有效方法之一是使路面轨迹宽度与敌人战车车轴的轴辐不同。

轨迹宽度不同，有不易使外国战车进入的优点，但不再有“外国”存在时——也就是天下统一时——就产生了阻碍全国交通的负面效应。

“所使用的器物要一致，全国任何制度都要统一。”

始皇帝再三发布这个命令。

当时的文字看似相同，实际上六国使用的字体都稍有差异。这在沟通上当然不便。

而此时的始皇帝急欲看到的是，一切事物归于统一。

他于是统一文字，也统一车轴轴辐。“同文同轨”指的是这一点。

始皇帝为求统一而付出的心血非比寻常，有时候甚至采取强制态度。

由以“始”字为帝号一事可窥知，他是很有创造性的人。他喜欢做别人从未做过的崭新而富于独创性的事。因此，每次重臣奏言以“前例”为理由时，他都露出不悦的表情说：“朕不喜欢依循前例，朕要创

造新例。”

“朕”这个字眼也是始皇帝创造的。这个第一人称代名词，以前为一般人所使用，他却将之限定为专供皇帝使用。他把自古已有的字眼赋予新的用法。

他把黄河改名为“德水”。

虽然这个决定有些过分，但“一个中国”在个性强烈且富创造欲望的始皇帝手中实现，是不争的事实。

倘若没有始皇帝的出现，中国必定如同现在的欧洲，分为许多国家吧？

使六国灭亡的始皇帝，当然受到无数人的怨恨。对他怨恨的，有国家，也有个人。

始皇帝始终没有原谅图谋行刺他的荆轲以及燕太子丹之余党。

荆轲好友——筑器名手高渐离和屠狗宋意成为官方缉拿的对象。这两个人当然视始皇帝为杀害挚友之仇敌。

高渐离改名换姓，在一个叫宋子的地方沦为用人，过着艰苦的生活。他是天下无双的击筑名手，靠这技艺即可生活无虞。

宋子是旧时赵国的一个城镇，因此没人认识高渐离。

我要自立为筑器乐人——

一天，数名客人前来高渐离所服务的公馆击筑取乐时，他不禁做了一些批评。

这家公馆的管家乃向主人报告高渐离所批评的话。

“这个用人不知分际，竟敢批评客人击筑的技巧如何……”

“呵……这个人大概会击筑吧？叫他露一手怎么样？”

公馆主人在突发奇想之下叫来高渐离。

结果，高渐离击筑演奏之绝妙，使听者莫不叹为观止。

筑器名手的传闻，很快在当地不胫而走。

当时的天下已归秦国手中。成为天下之王的秦王政——始皇帝，意图将天下人才据为己有。

人才意指精于某项技艺的人，种类不拘。政治上的杰出人才是李

斯，军事方面则有王氏父子、蒙氏父子以及李信等人。此外他也需要土木、建筑、学术、绘画、音乐、医药、天文、历算等领域的优秀人才。美人也在被网罗的范围之内，各地美女纷纷被罗致。始皇帝一听到杰出人才的消息就要招聘。

“宋子有一位筑器名手。”

听到这个报告时，始皇帝立刻命令：“快把这个个人邀聘来。”

改名换姓的高渐离，被请到始皇帝面前，演奏筑器供御赏。

“演奏得太好了，确实是名手。据说，燕国曾经有位名叫高渐离的筑器名手，你的技艺应该比他更高吧？……高渐离是荆轲的朋友，我是绝不会放过他的……”始皇帝说。

宫廷里却有一个曾在燕国听过高渐离演奏的人。这个人向始皇帝问道：“敢问皇上，倘若这个高渐离还活着，该当如何？”

“如果高渐离还活着，朕要带他来和这个人比比高低。倘若他的技艺较高，朕就饶他一命……不过，要把他的眼睛弄瞎，免得搞出什么花样来。”

“启禀皇上，这场竞赛大概不会有结果吧！”

“此话怎讲？”

“因为刚才击筑的便是高渐离……”

“啊，你说什么？”始皇帝大为错愕。

立即命人调查的结果，这人确是高渐离。处分事宜，皇帝已有言在先，也就是将他的眼睛弄瞎，但饶其一命，以示尊重其技艺。高渐离遂遭燻眼之刑，成了瞎子。

始皇帝是爱好音乐的人。

虽然这个人是荆轲的挚友，过去对自己心怀不轨，但现在既已成为瞎子，认定他对自己无加害之力——始皇帝对他的警惕因而逐渐松懈。宫殿内和荆轲前来行刺时一样，除皇帝以外，任何人都不得携带武器。六国遗臣图谋报仇，是意料中的事情。

始皇帝在对策上有充分自信。

何况这只是一介乐师，而且是个瞎子，始皇帝变得大意是难免的。

“希望皇上勿忘戒备高渐离，不管怎样，他过去是荆轲的

密友……”

李斯如此进谏。而喜欢音乐的始皇帝却连日叫高渐离来到身边，倾听他所演奏的筑。

“你这是杞人忧天。他是个瞎子，又不能携带武器，怎能加害于朕呢？”

“他有筑器啊！”

筑是一种小型琴器。

“哈！哈！哈！”始皇帝笑道，“李斯，你这是门外汉说外行话。你不知道筑是用桐木做成的非常轻的乐器吧？比起它，朕的头要来得硬哩！”

“是吗？”李斯不再说话。

一天，高渐离在演奏当中，突然举起筑，扔向始皇帝。

可惜的是，由于眼盲，所以筑器没有击中始皇帝，碰到墙壁后掉下。

“混账！你干什么？”

始皇帝只怒骂一声，并不准备追究这件事情。

但后来听到详细报告时，他气得脸色苍白，发了命令：“把高渐离斩了！”

原来筑器里已灌有铅。要是击中头部，始皇帝是可能当场毙命的。

武陵好游

之二

之三

之四

之五

之六

之七

之八

之九

之十

之十一

之十二

之十三

之十四

之十五

之十六

之十七

之十八

之十九

之二十

之二十一

之二十二

之二十三

之二十四

之二十五

之二十六

之二十七

之二十八

之二十九

之三十

之三十一

之三十二

之三十三

之三十四

之三十五

之三十六

之三十七

之三十八

之三十九

之四十

之四十一

之四十二

之四十三

之四十四

之四十五

之四十六

之四十七

之四十八

之四十九

之五十

之五十一

之五十二

之五十三

之五十四

之五十五

之五十六

之五十七

之五十八

之五十九

之六十

之六十一

之六十二

之六十三

之六十四

之六十五

之六十六

之六十七

之六十八

之六十九

之七十

之七十一

之七十二

之七十三

之七十四

之七十五

之七十六

之七十七

之七十八

之七十九

之八十

之八十一

之八十二

之八十三

之八十四

之八十五

之八十六

之八十七

之八十八

之八十九

之九十

之十一

之十二

之十三

之十四

之十五

之十六

之十七

之十八

之十九

之二十

之二十一

之二十二

之二十三

之二十四

之二十五

之二十六

之二十七

之二十八

之二十九

之三十

之三十一

之三十二

之三十三

之三十四

之三十五

之三十六

之三十七

之三十八

之三十九

之四十

之四十一

之四十二

之四十三

之四十四

之四十五

之四十六

之四十七

之四十八

之四十九

之五十

之五十一

之五十二

之五十三

之五十四

之五十五

之五十六

之五十七

之五十八

之五十九

之六十

之六十一

之六十二

之六十三

之六十四

之六十五

之六十六

之六十七

之六十八

之六十九

之七十

之八十一

之八十二

之八十三

之八十四

之八十五

之八十六

之八十七

之八十八

之八十九

之九十

之十一

之十二

之十三

之十四

之十五

之十六

之十七

之十八

之十九

之二十

之二十一

之二十二

之二十三

之二十四

之二十五

之二十六

之二十七

之二十八

之二十九

之三十

之三十一

之三十二

之三十三

之三十四

之三十五

之三十六

之三十七

之三十八

之三十九

之四十

之四十一

之四十二

之四十三

之四十四

之四十五

之四十六

之四十七

之四十八

之四十九

之五十

之五十一

之五十二

之五十三

之五十四

之五十五

之五十六

之五十七

之五十八

之五十九

之六十

之六十一

之六十二

之六十三

之六十四

之六十五

之六十六

之六十七

之六十八

之六十九

之七十

之八十一

之八十二

之八十三

之八十四

之八十五

之八十六

之八十七

之八十八

之八十九

之九十

之十一

之十二

之十三

之十四

之十五

之十六

之十七

之十八

之十九

之二十

之二十一

之二十二

之二十三

之二十四

之二十五

之二十六

之二十七

之二十八

之二十九

之三十

之三十一

之三十二

之三十三

之三十四

之三十五

之三十六

之三十七

之三十八

之三十九

之四十

之四十一

之四十二

之四十三

之四十四

之四十五

之四十六

之四十七

之四十八

之四十九

之五十

之五十一

之五十二

之五十三

之五十四

之五十五

之五十六

之五十七

之五十八

之五十九

之六十

之六十一

之六十二

之六十三

之六十四

之六十五

之六十六

之六十七

之六十八

之六十九

之七十

之八十一

之八十二

之八十三

之八十四

之八十五

之八十六

之八十七

之八十八

之八十九

之九十

之十一

之十二

之十三

之十四

之十五

之十六

之十七

之十八

之十九

之二十

之二十一

“……文密  
则，直直挺来高祖高仰目宝队帝皇御节录音效宣而。蔚立山城深冬  
。萧何奏斯恨斯神  
千言喊通志，器万带鼎鼎环又，年都个景册。天付人材是玄机”

## 二 谋议复仇

“荆轲使用匕首行刺，所以有接近秦王身边的必要。可是，  
也有在一定距离外使用能达到目的的武器，你知道吗？”胡须不剃  
汉子神秘地露齿一笑，说。

使用皇帝称谓的翌年，始皇帝到陇西（陕西省西部至甘肃之地域）  
及北地（甘肃东北部至宁夏之地）巡游。

隔年，他到东部旅行，登泰山后，沿渤海到山东半岛北岸登芝罘  
(烟台市)之山，而后南下登琅邪(青岛市附近)之山。

由此可见，始皇帝似乎非常喜欢登山。每次登山，他就在该地树立  
石碑，将自己统一天下之功绩刻于其上。

他最欣赏琅邪之地。因此，他使三万户人家迁至此山山麓，并给予  
十二年免税之优待。

第一次到琅邪时，由于格外中意此地景观，所以滞留达三个月  
之久。

在邯郸出生，于陕西秦之地成长的他，从来没有见过海。而在琅邪  
山上能俯瞰海景，这是他格外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吧？

他在此地建造琅邪台，这与以免税优待招募移民之事一并思量，不  
难揣测他有意以此作为离宫。

又过一年时，他再度由芝罘山到琅邪。当时的天下真的太平了吗？

才完成一统天下就连续三年出外巡游，其原因，一方面或许在于始皇帝喜欢旅行，此外大概也有借此向天下示威之意图吧？

巡游时当然有庞大军队随行，犹如大规模游行。装饰得美轮美奂的队伍，具备最新兵器的精锐部队……始皇帝借此向天下人民炫耀其财富和兵力，以使人们不敢有反抗的念头。

但连一介乐师高渐离都会以灌铅之筑器袭击始皇帝。被灭的六国遗臣中，会出现为找秦始皇算账而不怕死之辈，自是意料中事。

六国中首先被秦灭亡的韩之古都阳翟在临汝水处。有一个满腮胡须的汉子，站在汝水畔大声自语：“据说，东海有无骨之鱼名叫海蜃。这些海蜃如果自惭形秽，大可以潜在水底悄悄浮游，而它们却大摇大摆地浮到水面上来。东海渔夫以他们那边的海里有海蜃而自夸，我于是对他们说：在我的祖国韩，没有骨头的动物多得是哪！他们对自己的祖国被灭也不以为忤，优哉游哉。这不是有骨气的人做得到的。所以说，在我的祖国韩，海蜃都到陆地上，披着人皮走来走去哩！”

他由于重复喊着同样的话，弄得声嘶力竭，因此，咳嗽几声就沉默下来。

他摇摇摆摆地沿着河岸走去。他的上半身相当宽大，而一双腿却又短又细，走路之状颇为滑稽。

一名右手拿着竹竿的年轻人，从这个满脸胡须的汉子后面追上来。年轻人的动作非常敏捷，步伐很快，却一点也没有发出脚步声响。因此，走在前面的胡须汉子根本没有察觉有人跟随在后。

“啊……”发出尖叫声时，他已被推落水中。由于河水进入鼻腔，他连连打了几个喷嚏。追上来的年轻人则双脚叉开，站立在河岸上。

掉落在岸边水浅处。胡须汉子打过喷嚏后站起身来，河水只淹没他的膝盖。

“你干什么？”胡须汉子怒吼一声后，又打了两个喷嚏。  
“抓住这个吧！”年轻人把竹竿伸过去。

“不必了，我自己会上去……你推我下水是什么意思？”胡须汉子摇摇晃晃地涉水上岸时，随着怒骂，吐出一口口的水。由于风势强劲，口水被吹回粘在他的胡须上。

“妈的！脏死了！”他用手背揩了一下胡须上的口水。“口水是我吐的吗？”年轻人说。这个声音何其逍遥自在。

“你干吗推我？你不怕挨揍吗！”胡须汉子好不容易一只脚踏上河岸，横眉竖目地说。

“我听不惯你刚才重复说的几句话，所以把你推下去。”年轻人说。

“难道我说的话不对吗？”“正因为很对，所以我听后更加恼火。”

“是不是把我推落水中就舒服一些了？”“这一点我不否认。”年轻人笑着回答。

“你真是快人快语，我很喜欢你这种人哩。哈！哈！哈！”胡须汉子上岸后，摇摇身子呵呵大笑起来。

胡须汉子脱下上衣，把湿透了的衣服挂在河岸一株槐树枝上，然后走到坐在岸边草丛中的年轻人身旁，大咧咧地坐下来。

“小伙子，尊姓大名？”“你问我，我也不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自认是个无名小卒的缘故啰？”“不，因为我惜名。”

“嗬……那我不问就是了，我就叫你小伙子吧！喏，小伙子……”“被你这么一说，我又想报自己的姓名了。”

“那你就报上名来嘛！你这小伙子倒婆婆妈妈的。哈！哈！哈！”“我姓张，名良，字子房。”

“嗬……那……”胡须汉子的眼睛兀地发亮，“莫非你是宰相家的……”

“没错。”原来这名年轻人是韩国两代宰相的后裔。他的父亲张平是韩厘王及桓惠王之宰相，祖父张开地则为昭侯、宣